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清江學案表

劉靖之

劉清之

臨翁南軒東萊同調

族子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趙蕃

子遂

周端朝 別見徽麓諸儒學案

鄭夢協

施憲亨

韓冠卿

子變

從子境

韓宜卿

子度 見上善春門人

韓度

從孫忼

從曾孫

莊之

從元孫

韓泥

從孫性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之源

李基

別見蘇麓諸儒學案

黃榦

別為勉齋學案

曾祖道

別見涇州諸儒學案

劉黼

許子春

陸九淵

別為象山學案

彭龜年

別見蘇麓諸儒學案

向浩

別見五峯學案

並靜春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十九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補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清江學案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為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

梓材案清江學案謝山所持立序錄原底作靜春學案後定刊

本易之

朱張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父滁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為孝敬先生先生為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為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益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年先生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于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為哉命悉撤去而更為二公之祠

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先生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先生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寓直至暮乃罷日以為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為先持敬修身為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恥徇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開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先生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為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為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為教官迄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為記其說于聽事之壁先生既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先生平日閑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强附而時之縉紳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于朝宋室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者不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名式者為刑部郎胡安定所為記墨莊者至先生父濬亦好學修飾及乎先生兄弟世數

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壽書其墓曰
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敬夫杖為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為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
先生也 參朱子文集

孝敬家學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子和之弟也學者稱靜春先生初受業於子和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文公
慨然有志于義理之學以力行切己者省察性情為務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于容貌辭氣
顏子用力于視聽言動方為善學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檄視旱災徒步阡陌規
畫防閑民甚有賴龔侍郎戊辰為帥具實跡聞于朝命都堂審察不赴時競羨餘發運使由
正志俾拘集州縣畸零之賦將以薦之先生貽以書曰此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
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竟詣吏部銓除知宜黃縣龔侍郎又與周益公必大交薦孝宗召對
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
授改太常寺簿服除通判鄂州知衡州初至兵無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郡計
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非理之訟日為衰止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心治身治
家治人確然皆可舉而指之為閩武場作朱陵道院祀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于

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史王應之于右以不能媚部使者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求學胡晉臣鄭僑羅點皆力薦之光宗起知袁州疾作猶不廢講論病革取高氏送終禮授二子曰自歛至葬視此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等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靜春本臨江人原父貢父之宗也後徙吉之廬陵四五歲讀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誦久之其父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之要務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先生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于兄孝敬先生早夜力學自修專以儀型先世希慕往哲為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燕居端坐終日翼翼尤愛惜士類有一善則亟稱樂為成就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汪文定公應辰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李文簡公彝皆重之其同輩所最相得者彭止堂向伯源

靜春先生語

苟志于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善士大夫是攀是慕與向來眩于文章溺于訓詁流于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于常情為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于常情為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于容貌顏色辭氣用力如曾子于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王承告其子毗曰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型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

世道之衰屈身于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問業則曰是好名者經師易遇人師難遭

獨立無朋雖夙夜兢兢學未加進

學者多陰看見成道理

異端侵畔良可憂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為學無與為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故不必言此學二字

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便民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夫為政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令世明于義理竟難其人不亦誣乎但當精擇百官求其明于理義者以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風俗知變上下一心吾君吾相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于他而舉出于理義將以紹復大業無難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靜春先生語十一條令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畧一條

附錄

先生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辭科及見朱晦翁即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志于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為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先生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嚴奉公皆敬慕之

書贄朱晦翁曰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為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馬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又曰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嬾拙于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其未之學耳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途既有聞于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于古人為己之學者而然邪

又曰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于講學體驗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

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曰進而不窮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呂東萊與書曰參預處聞每致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姍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篤氣象未必能動人也

祖望謹案參預謂平園東萊與平園札則曰子澄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靜春學侶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別為象山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判向先生語

別見五峯學案

靜春家學

孝敬再傳

劉先生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靜春門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附子遂

趙蕃字昌父本鄭州人也南渡後居玉山學者稱爲章泉先生以大父龍圖致仕恩入仕嘗再得官皆未赴已而主太和簿先生雅有山林之思居官清苦題其齋曰思隱楊公誠齋贈之詩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酷愛其詩以爲食秋菊嚼春冰也及爲辰州司理參軍辨冤獄不爲二千石屈以是罷然卒見直于當路先生少從靜春先生劉氏學至靜春守衡欲從之卒業乃求爲衡之安仁酒庫監甫至靜春以非罪去官先生即丐祠從之歸論者嘆曰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先生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大節所在莫能奪也周公平園少與先生厚平園仕漸通顯先生寄之詩曰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及平園入相累薦竟不起論者以爲不食其言喜作詩書箋往復多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甚經意而間遠自得讀者以爲有陶靖節之風中興而後學道諸公多率于詩呂居仁曾吉甫劉彥沖其卓然者乾淳間薛季宣陳君舉尤工至四靈雖嘗遊水心之門而無得于其學故是時學道而工詩者惟先生大江以南推章泉其一謂韓氏澗泉也每當得意浩歌長吟有風浴詠歸之風然先生時以學道未成爲懼年且五十更從朱子請益及其老也猶以末路自警題所居曰難齋先生最謙退不敢以師道自居晚而諸儒彫謝惟先生歸然無恙門人負笈從之者益多則勉以師友之源流理宗卽位于時先生書祠官之考三十有一朝臣爭薦以太社令召

三辭不拜以直祕閣召三辭不拜詔予祠先生連章請致仕不許自是累年請益力乃詔以

原官老踰月而卒得年八十有七其長子遂亦七十矣所著有章泉集雲濠案先生所著有

二十卷章泉集五信州守吳旂請錄其後詔以遂補上州文學亦固辭詔以承務郎致仕仍

推恩于其子景定三年門人祕閣修撰鄭夢協為請謚乃謚文節遂字景初有家學

雲濠謹案學案底本先生別傳有曰趙昌父本管城人南渡與周益公同里益公當執

所仕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八十餘朝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云云可與是傳參攷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附子燮從子境

韓先生宜卿合傳

韓冠卿字貫道忠獻公之後也知饒州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

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為兩浙提刑膚胃次直祕閣膺胃始居越先生為提刑之孫

受業清江劉子澄之門清江之學于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教先生也以一實字蓋即司

馬溫公教元城以誠字之說子曰燮字仲和知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堊卿其子曰境

字仲容史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卿有子曰度

梓材謹案謝山子莊節傳云戴山父子皆師劉

子澄而友楊敬仲知饒州之弟亦靜春弟子

宋元學案

卷五

文瑞樓印行

庶官韓澗泉先生流

韓澗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先生元吉之子有高節從仕不久即歸信上嘉定中卒有澗泉集郡守宋先生之源

宋之源字積之朱子更曰深之雙流人也祕書丞若水子兄弟皆師朱子祕書使湖南先生從行朱子謂曰衡湘胡氏父子兄弟及南軒講學地也今其流風遺韻多在者吾友劉子澄方為守可就訪之先生奉教既至遂學于劉氏會永嘉戴少望亦在焉先生又師之其不名一師好學如此官龍游令逆曦之變解印去賊平當路者以聞詔進秩知什邡縣累官知雅州夷人盜邊撫而又至先生曰不大治不創乃絕其餉道示必盡之夷誓死無犯重書褒嘉進知嘉定府卒

文肅李悅齋先生壘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幹

別為勉齋學案

曾先生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特奏劉先生黼

劉黼字季章與景陽許子春皆廬陵醇儒從朱文公學後為特奏第一人

參鶴林玉露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李章書二十三在劉公度許景陽之間其書有云劉袁州不謂遂止于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歎服

袁州謂靜春則先生固從學靜春者蓋即劉敞字李文之昆季也
又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景陽季章四字即先生與許先生子春爾

許先生子春

許子春字景陽同安人黃勉齋答余贍之書云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訊當得尋
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其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為廬陵人未可知也

勉齋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彙底列先生子靜春門人而未詳事實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有許
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名字互易今從勉齋集改正先生殆以靜春弟子而受學朱門者

章泉門人 孝叔三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修撰鄭先生夢協

鄭夢協字新恩玉山人也章泉先生高弟 梓材案章泉行狀先生所作 與魏鶴山真西山厚講道最篤而

漫塘最稱其文嘗官祕閣修撰

施尊道先生霆亨

施霆亨字榮南邵武人也趙章泉弟子以學授徒鄉人稱為尊道先生

韓氏家學

隱君韓巖山先生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義行先生

附子耘之孫諤

韓忼字義行

梓材案謝山原底作義行先生韓元又云學者私謚為義行先生今檢史刻結

琦亭集藝山相韓舊謚記云莊節與其兄忼字義行並有名莊節名性其兄必

名忼不名元義行其字也並非私謚故節而易之又案

是傳先生從弟莊節而舊謚記云莊節兄忼亦異

會稽人也忠獻之後左司員外郎膺

胄之元孫宋宰相家之講學者范文正公後相繼三世六人呂正獻公後相繼七世十有八人張魏公後相繼三世五人趙忠定公後相繼四世六人稱最盛執政家則范蜀公後相繼六世八人而忠獻公之裔五世後自貫道先生始學于清江劉子澄諸子若孫繼之亦五世先生其孫行也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貫道之得于劉氏者以實字為宗蓋亦涑水不妄語之緒先生克昌其學宋亡韓氏失祿仕先生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五百年來文獻失落貫道先生志銘出于慈湖今亦不存其僅得見于世者莊節一人而已予故略存其學統以附之范呂之次先生子耘之孫諤亦皆以學行稱

莊節韓先生性

別見潛庵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九終

宋元學案卷六十

慈谿馮雲濠

鄞縣全祖望補本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說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

梓材案說齋學案謝山所特立

永嘉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父堯封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晦翁為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劾之愈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既處權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

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稽之於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卿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為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為信立索印撫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嫫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閒氣耳于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是并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倖高文虎譖之東萊東萊轉告晦翁案東萊最和平無忤忌且是時卒已一年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似未盡以晦翁所行為至當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慝而反覆于官妓嚴慈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于誣抑且傷口口口且慈自台移獄于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為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為妄言以